

江山语言学丛书第二期

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

陈立中 余颂辉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江山语言学丛书第二期

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

陈立中 余颂辉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/陈立中,余颂辉著. —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0
(江山语言学丛书)
ISBN 978-7-208-09126-9

I. 太… II. ①陈…②余… III. 北方方言-研究-陕西省 IV. H17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7969 号

责任编辑 朱慧君
封面装帧 北戈工作室

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

陈立中 余颂辉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6,000

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9126-9/H·45

定价 26.00 元



江山语言学丛书总序

南京，虎踞龙盘之地，自公元 3 世纪以来，文化日益发展，学术日臻发达。即以近代而论，明代的南京太学，是当时最早创建的 highest 学府。《洪武正韵》的主编宋濂曾任南京太学的司业，光照汗青的郑成功是南京太学第 280 年入学的学生。及至清代，著名学者两江总督张之洞于 1902 年创办三江师范学堂，延至民国时的中央大学，杰出的语言学家黄侃、方光焘、吕叔湘等先后执教于此。近 50 多年来，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取得了长足进步，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，2001 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^①。南京大学语言学科诸同志如今躬逢明时，奋发图强，出版这套丛书，以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贡献绵薄之力。

古语云：“入山唯恐不深，入林唯恐不密。”一本著作，一套丛书，如果是学术性的，学界同仁会提出要求：

第一，坚实。中国古代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朱熹说过：“如人要起屋，须是先筑，教基址坚牢，上面方可架屋。”时下甚嚣尘上的急功近利导致大言欺人、浮辞充斥、硬伤不断，等等，如此岂能立于世界学术之林？

第二，会通。学人凡有志者必有追求。追求什么？追求的是超胜。

^① 2007年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再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。



明代大学者徐光启说过：“欲求超胜，必先会通。”会通就是兼收并蓄，融会贯通。

第三，创新。超胜的正道在创新。19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说：“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。”学术，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。创新之中，最难的，也是最高的，是自主创新，亦即原始创新。

这三点，当为学人悬作标的。自我评估，我们与之距离甚远。但是，有登山的志趣，纵然未必能达峰巅，或可至山腰，至少是在攀登中；若连登山的愿望也无，那只能老死于山麓。

这套丛书冠名“江山”，“江”者，长江也；“山”者，钟山也。

鲁国尧

二〇〇七年五月四日



序

几个月前,立中发来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电子版书稿。书稿很长,1 000 来页^①,我断断续续地也看了好些日子,不过,看得算是认真、仔细的。掩卷深思,眼前似乎浮现出甘陕边界那个太白镇的景象来,很偏僻,但很淳朴。古老的街道上,熙熙攘攘,人们说着中原官话秦陇片的一种方言,还有其他的四川话、安徽话、河南话……我非常希望有机会也到太白镇上走一走,领略一下那里生动的语言环境。我发现无论是说它很好,还是说它不怎么好,这部书稿都是值得认真一读的。

调查记录语言和方言有两种办法。一种是直接调查记录语料,尤其是完整的句子和长篇说话,包括乡谚故事。例如大家都知道的赵元任的《广西瑶歌记音》(1930),李方桂的《龙州土语》(1940)、《武鸣土语》(1956 重校本),记录的都是广西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语料。国外很多语言学家调查美洲的印第安语言,非洲和南太平洋等地的各种语言也是用的这种办法。另一种是根据先前设计的表格,从字音入手,再调查记录词汇,进一步调查记录长篇语料。例如最近几十年来,汉语方言的调查记录,根据《方言调查字表》记录字音,整理出初步的方言音系,然后以某种词汇表格为基础调查记录词汇,在这个基础上调查记录句子

① 本书出版时因条件限制仅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,其他部分只能留待以后再相机出版。

和长篇语料,整理方言语法和其他材料,同时回过头来完善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系统。有读者问:“哪一种办法好呢?”我认为这两种办法其实有一个共同点,都高度重视语言方言的语料。语料就是事实,语料就是研究语言的基础,这个在语言研究中再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。至于如何用最有效的途径取得语料,这要根据所调查语言方言的实际情况来讨论,不能以表面现象论是非。就汉语方言来说,早期有人用了直接调查记录语料的办法,例如董同龢的《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》(1948)。最值得注意的是赵元任的《台山语料》(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,1951)。这个语料包含了四个故事和两段民俗记载,几乎都是记录的“一次头的天然说话”,“注重长篇的实际的一次的真的说话”。读者在读《台山语料》的时候,应该注意在语料之前有一个十分详细的“台山音系”说明。那么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:是先有“台山音系”,再用这个音系去记录语料呢,还是先记录语料,再根据语料去整理出“台山音系”呢?这个问题有点像“是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?”因此,直接调查记录语料的办法虽然好,但是实行起来有很多实际的困难。后来调查汉语方言的人,基本上不用这种办法,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第二种的办法。赵元任在《台山语料序论》(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先生纪念特刊,1951)中说得很清楚:“在全国几千方言当中要得他一个大概的观念,那么惟一的以简御繁的方法就是拿《切韵》系统之下的单字音作起点。以后再慢慢给某种方言的词语做详细的长篇记录。”汉语方言这种古今很有规律的传承关系,实在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一大幸事。第二种办法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,就是把取得语料的过程和语言研究的过程结合在一起。我们经常看到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报告,既包含了语料本身,又包含了对语料的研究结果。

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。本书稿前言第二节简单说明了太白方言的声韵调系统,接着就是全书的凡例,然后就是全书的主体,一共四十二节的分类语料。其中一至六节从目录上看似乎



跟方言本身没有直接关系,其实也是语料的组成部分。七至四十一节则是以语词为中心的分类语料。^①很容易看出,这个会话语料的调查记录办法,是直接从《台山语料》传承下来的。《台山语料》发表将近60年了,陈立中还能按照这种办法调查记录一种全新的方言语料,这个正像钱乃荣先生的《当代吴语研究》(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2)一样,都是非常值得赞扬的。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学大师,他卓越的语言学理论和实践,是汉语语言学研究,尤其是汉语方言学研究的一笔巨大财富。我更想说的是,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传承,而是一种提高和创新。最主要的体现有两点。一是会话语料;二是语料分类。下面分别说一说。

关于会话语料。《台山语料》以及上文还提到的《广西瑶歌记音》、《龙州土语》、《武鸣土语》,其中的语料主要是记录长篇故事和长篇叙事,一部分是记录单纯的会话句子。如果用这种语料来进行进一步的语言研究,必须把长篇故事和长篇叙事语料再分析为句子和词语,把会话句子再分解为更小的语言单位。这种语料的加工提取是十分繁杂的,即使使用现代的电脑软件手段,也不见得是一项简单的工作。因为分析出来的词语或其他更小的语言单位,没有提供必要的注释信息。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则是通过“会话”的环节,把长篇叙事和句子合而为一。这种“会话”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语境下进行的,主要通过记音人围绕主题词的提问和提示,发音人围绕主题词的回答和联想,以及几位发音人之间的对答,说完一个会话主题或长篇的叙事。这是一种真正的会话记录,使语料具备自然语言的状态。由于这种长篇语料是从某种解释性的词语和句子开始的,有时候是从一个主题相关的词语和句子开始的,所以使用这种语料进行语言研究时,已

① 本书出版时基于内容方面的考虑,选择了原稿中的第一至六节(其中的第六节今改作第七节)、第四十一节(民间故事,今改作第六节)以及第四十二节(其中的部分内容今分别归入相关各节)。

经对词语或更小的语言单位提供了必要的注释,省去了大部分再分析分解的工作而带来的麻烦。

关于语料分类。以往汉语方言的句子或长篇语料的调查记录,有很大一部分是事先设计和规定好的,如若干包含语法特点的例句,或“北风与太阳的故事”等,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便于某种比较研究,缺点是无论是句子或长篇语料在数量上都受到限制,无法充分体现所调查记录方言的自然状态。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突破了这个传统,语料是大量的,是自然状态的,并且以词语类别为框架,把全书的语料分为四十二类。依我看来,其中从第七到第三十九是参考《汉语方言词语调查条目表》(《方言》2003, 1: 6—27)的词语分类的。每个大类之下再分小类,每个小类里有的还包括若干条目。一般词语分类是把意思相同或相近、相关的条目排列在一起,而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则把这样的条目完全归并为一条。例如农用器具类“箩圈、拨子、眼棍子”,“磨齿、磨口、磨膛、磨槽子”等是一条,动物类“信猴、鸱拐子、石猴子”,“上架、结茧、抽丝”,“驴胜、牛鞭子、狗毬”等也是一条。有的看来是一个词语成一条,但实际上说的是一类,例如“蛇”条实际上说了有毒蛇和无毒蛇,种类很多。有的条目完全是以主题词立条。例如红白大事类的“酒席”条,“从提亲到成亲的过程”条,“料理白事过程”条等,说的都是一类主题,不以单独的词语立条。所以这个语料从篇幅上看,以说完一个主题为限,长短不拘。

由于以上两方面的提高和创新,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的内容显得非常有意思。我用了很多时间饶有兴趣地读了这个语料。它比一般的方言调查报告有更强的可读性。从这个语料里,可以看到太白方言反映了西北一带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的共性。例如,太白方言管聊天说“谝”[p^hia̯ŋ],《广韵》狝韵符鞞切:“巧佞言也”。查王军虎先生编纂的《西安方言词典》(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8),张崇先生主编的《陕西方言词汇集》(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2007),这个说法广泛见于陕西西



安、商州、安康、汉中、宝鸡各地,当地一般写作方言字“𪛗”。上个世纪80年代很为人伤感一阵的电影《牧马人》里的生产队长叫“郭编子”,就是“郭𪛗子”。太白方言管已脱粒后的谷穗叫“谷𪛗子”[ku^hzəŋ^htsɿ^h],查孙立新《户县方言研究》(东方出版社,2001)叫“谷𪛗头”。这个“𪛗”本字当作“穰”,《广韵》阳韵汝阳切:“禾茎也”,《集韵》阳韵如阳切:“说文黍[穗]已治者”。又小孩子瘦,大人身体单薄说“瘠”[tɕ^hyo^h],小孩子怕生说“𪛗生”,蹲下说“圪蹴”,歇一下说“歇𪛗子”,招待客人说“待承”,回谢说“谢承”,人情往来说“门户”,划拳说“吆鸡”,动脑说“详端”等等,在西北地区也分布得非常广泛。太白方言口语里说“把钥匙给给哎呀婆婆”,“回来婆婆再给口[niæ^h]给给么”,分别作动词、助词和介词的“给”可以同时出现,这也是西北地区方言常见的一种语法现象。近日读张文轩、莫超先生编纂的《兰州方言词典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即出),兰州就说“把钥匙给妈给给了”、“谁把毛衣给你侄儿子给给了”。从这个语料里,也可以反映太白方言里一些很有特点的东西。例如,用木头把出现裂缝的窑顶顶起来,太白方言说“𪛗窑”[tɕiæ^htiæ^hɔ^hl]。“𪛗”,明梅膺祚《字彙》:“作甸切,音荐,屋斜用𪛗。”这个说法在官话方言里说得不多,但在东南一带的很多非官话方言里,甚至包括山西的一些晋语方言,却是很普通的字眼。房屋倾斜,用柱子斜撑支持,宁波叫“𪛗屋”,建瓯叫“𪛗厝”,忻州叫“𪛗房”。还有引申的用法,蹬一脚萍乡叫“𪛗一脚”。猪用嘴拱门,太白方言说“𪛗门”[xuei^hməŋ^hl],管嘴说“𪛗”多数方言少见,《广韵》废韵许移切:“口𪛗,又昌芮切”。但闽南话常见,只是用的是“昌芮切”的音,我的漳平永福方言就说[tɕ^hu^hi²¹l]。太白方言口语里把多数方言“喊、叫”说成“吼”[xou^hl],说“他给你早都吼了么”,“吼过以后,那就是下马了”,这个说法恰好也跟我的漳平永福方言一样。又扬场时分开麦堆和麦皮儿的地方叫“巷”[xəŋ^hl],两山中间的小路叫“胡洞”[xu^hl^htuəŋ^hl],经常会认为就是“胡同”[xu^hl^ht^huəŋ^hl],北方地区常说的胡同叫“巷子”[xəŋ^hl^htsɿ^hl]。“巷、巷子、胡同(胡

同)”之间的差别很有意思。只有在主题会话的语境下,才比较容易发现这样的差别。

由此可见,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。但语料只是语言的生的材料,只是研究的基础,它不能代替语言研究本身。语言学工作者利用这个语料可以从事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等很多方面的语言学研究,其他人文社会工作者也可以利用这个语料进行民俗、社会文化等很多方面的学术研究。这就是这部语料的真实价值。我还想坦率地说,记录语料有很多实际困难,语音系统比较简单的方言相对来说容易对付一些,如果碰到语音系统很复杂的方言,例如音变规律很复杂的方言,即使有很强的听音、审音和记音能力,有很丰富田野调查经验的方言工作者,有时也难免会感到束手无策。所以,陈立中第一次大量记录语料的时候,选择太白这样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官话方言是很有见识的。最近十多年来,立中实地调查过湘语、吴语、客家话、土话等很多南方方言,还调查过黑龙江省的站话。这些方言哪一个都比太白话复杂得多。有了这个底子,再加上他的勤奋,所以洋洋洒洒,有了这部著作。我仔细拜读书稿之后,相信这个语料还是可信的。只是语料的主题和条目大小参差,小的条目只有四五行,大的条目有五六百行,很不平衡,这会给今后语料的研究和应用带来困难。语料的注音也是一个问题,很长的一段文字,然后是很长的一段注音,我读的时候字和音就经常对不起来。如果按照以往的做法,一行记音一行文字,依音写字,对是对好了,可是那要在本来已经很大的篇幅上,再增加很多篇幅,从出版的角度来说,是很难承受的。我思想再三,都想不出好的主意来。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求教读者的。

大约是三四年前,立中给我写信,说想尝试尝试方言研究的路子。那时他正因为调动工作的事情而四处奔波,处境十分困难。没想到就是这样的情况下,他竟然多次奔赴西北,调查记录了大量的太白方言语料,写成这部书稿。这虽然只是一种探索,一种尝试,但这是需要勇气和

毅力的。我对立中是非常钦佩的。至于尝试是否成功,那是需要读者的检验,也是需要时间的检验。

衷心祝愿立中取得更多的研究成就。

是以为序。

张振兴

2009年3月2日于北京康城花园



“本事书”

——序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

壹、“本事”

这篇文章的标题“本事书”是一个生造的词儿，但是并非没有理据，我是从“本事诗”、“本事词”类推出来的。唐代人孟棻撰《本事诗》，七卷，是叙说一些诗的“本事”的，何谓“本事”？是指这些诗所含藏的故事的情节或原委。清人陈銮、叶申芑都编过《本事词》。^①传世的孟、叶二书每则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多半都颇有情致，很吸引人。例如《本事诗》卷一“情感”里有一则“人面桃花”的诗和与之相关的故事，节录如下：

博陵崔护，姿质甚美，而孤洁寡合。举进士下第，清明日，独游都城南，得居人庄，一亩之宫，而花木丛萃，寂若无人，扣门久之。有女子自门隙窥之，问曰：“谁耶？”以姓字对，曰：“寻春独行，酒渴求饮。”女入，以杯水至，开门设床命坐，独倚小桃斜柯，伫立而意属殊厚，妖姿媚态，绰有余妍。崔以言挑之，不对，目注者久之。崔辞去，送至门，如不胜情而入。崔亦睇盼而归，自后绝不复至。及来岁清明日，忽思之，情不可抑，

① 朱则杰、陈凯玲《清代词学三考》，《浙江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5期。

径往寻之，门墙如故，而已锁扃之。因题诗于左扉曰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只今何处去？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
这样的本事，何其动人？流传千余载，能无缘由？

有《本事诗》、《本事词》，何妨有《本事书》？

置于我案头的这本书稿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，也有一则真实的故事，我有责任将此书的“本事”记录下来，因我是重要的当事人。

我是上世纪 50 年代的大学生，那时每个青年都受到关心国际国内大事的教育，我因此养成了每天读报的习惯，50 多年了，至今不衰。话说在 2006 年 2 月 20 日，我读到《扬子晚报》A32 版“今日专稿”，整整一版，导语是“没电没路没学校，家家户户是亲戚”，通栏大字标题为“揭秘陕甘深山‘原始部落村’”。现节录这篇报道的部分文字：

这里是陕甘交界桥山山脉的一条支脉，子午岭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，各省逃荒的人们逐步走入这座绵延 400 多公里、林木资源丰富的山脉。

仅在子午岭腹地的合水县太白镇，就有 18 个省份的逃荒者至此，多年来，政府给他们修路、通电，他们被纳入当地管理并定居下来。

然而在大山最深处，仍有 30 来户人家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，没有电，没有路，没有医生，没有学校。传说是一位猎人发现了他们的存在，他们被当地称为原始部落村。

如今重山却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。没有姑娘愿意进山，家家是亲戚的深山小村面临着近亲婚育危机；搬出大山，已没有土地分给他们，不搬，连电都很难通，众多的难题摆在这些昔日的逃荒者及他们的后代面前。

18 省人组成的乡镇

甘肃省最东端，山脉连绵，谷壑幽深，因与本初子午线方向一致，故称子午岭，其成为陕甘两省的分界线，海拔在 1 600 至 1 907 米之间。

2005 年 12 月 27 日，子午岭腹地的太白镇，309 国道穿城而过，清



晨8时,仅有的三四趟班车停在这个小镇的惟一的街道上不停地响着喇叭。

“如果赶不上车,就只能等明天了”,孟乾坤,这个小镇的镇长,他告诉记者,太白镇全镇总面积1192平方公里,大部分是子午岭的林区范围,地广人稀,也正因如此,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开始,大量外地人逃荒到此,靠着丰富的林地资源养活自己。

“我管着18个省的人呢。”孟乾坤笑着说,最终留在了这块土地上的人和当地土著人一起过活,经过几十年的繁衍,全镇人口也由以前的几千人达到了现在的1.2万人。

太白镇往北的一条名为平顶川的深山沟壑,就居住着当年多数的逃荒者。

一条仅有两米来宽的土路,坑坑洼洼,半尺厚的尘土被车碾过,四处飞扬,飘满整个山间,如雾一般。在太白镇镇长孟乾坤的指引下,我们试图去探访子午岭最深处的村庄。

... ..

这篇通讯,惊心动魄:咱中国还有这样的贫困地区!还有如许“原始”人群!能不令人凄然?^①

由于长期从事语言工作,职业习性,继之不觉一惊:心底格达一声:“这个子午岭、太白镇,不是语言学的绝佳资源地?”

我赶紧将《扬子晚报》的这一版复印了若干份,分送给我所在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同事看,同时将一沓塞到另一语言学科的带头人L君的信箱里,让他分发给他的同事。我又立马去系办公室找到主任D君,建议立即派教师去,从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两个角度做深度调查。D君的专业不是语言学,却非常支持,立马同意。问题在落实人。下面节录我在2006年9月18日致D主任的“伊美尔”,再次敦请:

① 今日再读,因思及近年不少人将纳税人的钱挥霍如土,能不愤然?

“甘肃省庆阳县太白镇，18省流民聚居已46年左右，方言、社会语言都有绝高的研究价值，犹如‘阿拉伯油田’，这‘学术前沿’”不可坐失呀！建议主任速派方言学家、社会语言学家抢占高地”。我也同样问了L君。

迫切需要一位方言学者或者社会语言学者！而此时陈立中教授正是我们引进的对象，他研究过多种方言，出版了几本颇有分量的书《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》、《湘语与吴语音韵比较研究》、《黑龙江站话研究》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他肯吃苦，他多次到过穷苦的山区调查当地的方言。可是调动陈君的手续竟很烦难而进展迟缓，令人焦急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跟校长、组织部长、研究生院副院长等人一道给硕士生授学位证书，在仪式之前的短暂的空隙时间里，就调动陈君的事我向校长J君提意见，出言激切，顶撞了校长，好在他没有计较我的老悖之言，此后终于将陈君调进，他一来就奉D主任之命，“冒风雨、犯寒暑”，直奔那落后（现在的词儿叫“后进”，深得温柔敦厚之旨）的地区。他提出了一个经费方案，精打细算，很节约，D君也大笔一挥，鼓励有加。为了调查工作的顺利，为了健康安全，我们选拔博士生余颂辉跟陈君一道前往，余君对方言研究有素，好学深思，是个人才，循大道以前进，将来必能耀眼于语言学界。

贰、一字以蔽之曰“实”

陈君、余君西行“求法”终于取得“真经”，就是这本《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》。

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张振兴先生是当今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方言学家，他为此书撰写的序言显示了他的深厚的学力和锐利的眼力，我写不出，我敬佩。

在这里谈一点我的观感：一言以蔽之曰“实”。何以如是言？



一是“充实”。打开书稿，A4纸，1006页，扑面而来的全是调查而得的“语料”，几千条“语料”啊！（鲁按，写此序时方知，因经费等原因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小部分先行出版，可惜可惜！看来欲睹全豹只能“俟诸来日”了。）密密麻麻的国际音标记录，不是“充实”是什么？

二是“扎实”，“实在”，“实实在在”。976页（除去目录、序言、前言、后记等）都是实录的语料，没有浮辞，没有虚言。

三是“实录”。整本书都是两位调查者费尽心机、吃尽辛苦调查而得的实录语料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论及“唐代特绝之作”的传奇文之一《柳氏传》时说：“其事又见于孟棻《本事诗》，盖亦实录矣。”^①足见实录的可贵。张振兴先生之言极是：“语料就是事实，语料就是研究语言的基础，这个在语言研究中再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。”

四是“实学”。如今号称“学问”者，空浮为多，花拳绣腿大受掌权者吹捧，因为可以充实年终政绩表，实学有如敝屣矣。如果有人不服气问：“什么是实学？”请看此陈、余之书！

五是“实干”。身处发达地区的人怎么也难想象落后地区的艰苦。（比如说，我亲耳多次听过“安徽的经济要比江苏落后十年”，那西部的甘肃真不知又比安徽落后多少年？）陈、余二君西行，可谓艰苦备尝。他们回到东土的时候，我曾向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，但是我不在这里转述了。等他们的书出版后，请他们将调查经过写成文章，在《南大语言学》上发表。（按，《南大语言学》已发表了广东方言学者陈晓锦、北京方言学者曹志耘的关于方言调查生活的文章，引起中国和日本学人的很大的兴趣。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，陈君和余君为了核实调查资料，又第二次去甘肃！他们就是那些脚踏在西部的荒凉的山头上实实在在地实干的人。

当今学人有此五“实”者几多？

① 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44、57页。